

我轻轻翻着曹老寄来的书

清漪

他已经仙逝整整一年了，我总以为还活着。今天，我再次轻轻翻开他去年六月寄来的《曹靖华散文选集》，看那题写于扉页的苍秀的钢笔字，不由得再看一眼台板下他的遗照，这才清楚地意识到，遗物虽在，斯人已逝，禁不住滚出两行清泪来。

我和曹老的相识是很晚很晚的事。小时，读过他翻译的苏联小说《铁流》，近些年陆续又读了他许多直抒心曲的散文，很为那优美而质朴的文笔所感动。但，却从未想到过结识这位我国当代最早介绍苏联文学的翻译大师。1984年，我参加了中原解放军豫西突围和豫鄂陕边区创建的党史征集工作，搜集到卢嵩县曹

植甫先生1940年襄助革命的资料，而曹老先生正是清华同志的父亲。为了把资料核实，我专程去北京拜访他。其时，曹老已是八十七岁高龄的老人，因为久病住院，和外界很少接触，知道他确切地址的人着实不多。实在应该感谢在北大深入生活的青年女作家张曼菱，由于她的多方联系，我们才知道了老人的地方。靖华同志得知我是核对乃父历史材料的，立即约见。当我怀着不安的心情踏进北京医院三楼时，白眉皓首的老寿星已在病房门口迎接我了。

世界上有许多很怪的事。经历丰富、学识超群的老作家，竟然丝毫不知道乃父1946年的

革命历史，自然不存在什么核对的问题。他像一个虔诚的小学生，静静地听我在讲，不时发出“噢，竟有这样的”那一类的话儿。大概是我向他讲了一个他十分熟悉的人的十分陌生故事，我们之间的感情很快变得融洽起来。特别是当他得知我也在业余时间搞点文学创作，话题便很快转到他自己的革命历程、特别是革命文学历程上来。他谈他怎样和瞿秋白一起去苏联学习，怎样结识鲁迅先生，怎样在河南开封结交了苏联作家瓦西列夫（王希利）并向他介绍《阿Q正传》，怎样于一九二七年躲过蒋介石的屠刀逃往苏联，怎样翻译著名作家绥拉非莫维支的长篇小说《铁流》。特别是当讲到他和夫人到苏联后的第二年生下女儿苏玲，特意指着坐在一边的苏玲同志说：“因为她生在苏联，故起名苏玲。一般人以为是淑字，不对，我最反对那个淑。”说到这里，老人笑了，苏玲笑了，我也不由得笑了。

我们无拘无束地谈着，从曹植甫的协助卢嵩县民主政府到鲁迅给写教泽碑文。我说，为什么要请鲁迅写？他说，他故乡的子弟们约定给植甫公立教泽碑，开始是约他写碑文的，他觉得儿子为父亲立传有些不便，这才写信给远在上海的鲁迅先生。谁知只过了大约一星期的时间，迅翁便带病写好了碑文。说到这里，他笑着向我讲了两件趣闻。1945年毛主席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，公余访问中苏文化协会，当



王炳南同志把他介绍给毛主席时，主席问他是哪里人，他说河南卢氏，毛主席说：“卢氏县有位曹植甫先生，你认得不认得？”他忙说：“曹植甫正是家父，主席何以知道？”主席说：“我是从鲁迅全集里知道的，可惜和他老人家未曾谋面。”稍停，毛主席又问：“你们俩弟兄的俄文底子都很好，要不为什么同时搞苏联文学翻译？”他一听，就知道是主席搞错了，忙回答：“主席说的那人是曹葆华吧？”毛主席点头：“是的，是的，他是你的弟弟吧？”他说：“我和曹葆华名字相连，而且同都搞苏联文学翻译，可不是兄弟俩，也不是一个地方人，我是河南人，他是四川人。毛主席听到这里，惊讶地说：“噢，要不是你说，我总以为你们是兄弟俩呢？”他们都笑了，笑声中他告诉毛主席，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，他确实有个弟弟，也确实叫曹葆华，和翻译家曹葆华的名字一模一样，只是他的弟弟是文盲，没有进过学堂。听到这桩奇闻，毛主席笑得更好听了。

因为话题牵涉到毛主席问候曹植甫先生，又牵涉到鲁迅写的碑文有两个稿子，一个是1934年写的，一个是第二年《细流》杂志发表的，大同小异，第二个稿子是鲁迅的修改稿。这时，他才无限感慨告诉我，第一次教泽碑没有立，是植甫不同意。1981年后，卢氏各界把各项准备工作都做妥了，不知什么原因中途又搁了浅。我回答他，因为我要继续到卢氏调查植甫公的事迹，借便把这件事问一问。这样，直到夜幕从大楼顶挂下，我们才恋恋不舍地分别。临走，他把他儿子，我驻黎巴嫩武官彭龄写的关于他的散文集《而今百岁正童年》送我，并说这书名是取

他一首诗中的句子，为了行文方便，没有按照儿子写父亲那样的用第一人称，而是用第三人称。同时，他还说，出版社要出他的散文

集，恐怕是动物界最丑恶的成员之一了，不仅形象丑陋，面目可憎，其德也极恶劣。人类吃螃蟹而不吃蜘蛛，因为它有毒，吃不得的。周建人先生在他的《花鸟鱼虫》一书中，写过一篇《蜘蛛》的科普小品，我看也没有谈出它有什么功绩。记得还在一本什么书上看过，说有一种叫“黑寡妇”的蜘蛛和一种叫“狼蛛”的家伙，更是凶险巨毒，袭击人畜，即刻能使之毙命，这更使我相信它的丑恶和劣迹。有人说，蜘蛛善结网，可以捕杀蚊蚋，算是一种“智慧”的动物，我实在不敢赞成。

我没有研究过动物学，据一本科技杂志介绍，世界上的蜘蛛种类，竟有三万五千多种，真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数目。无孔不入，天性善结网，只要它到哪里，必然四面拉扯，八方联系，不多时便神不知鬼不觉地织出一张错综复杂的网，靠了这网，左右逢源，捕猎坐享。一所刚建好的屋或刚清扫过的房间，不几天，便被它拉挂许多大大小小的网，藏污纳垢，弄得很难看，再仔细观察，这家伙又很贪婪凶

狠，网一结成，便鬼鬼祟祟地躲藏起来，窥测方向，一旦有逮住失足者，或投网捕上去，咬一口，把毒汁注进猎物者，使之昏昏然，然后吃掉。我曾亲眼看见过，一只蜜蜂落网，被残酷吃掉的惨景。

蜘蛛的狡猾和诡诈也是惊人的。人常说“蛛丝马迹”，其实，发现蛛丝而不见蜘蛛的情形，却是常有的。它一感觉网被震动或击破，立即逃之夭夭，或洞穴、或暗角、或壁缝，若逃不及，马上收起屁股上的残丝，缩成一团，滚落地上装死，丝毫不动声色。然而，只要你稍不留心，它便溜之大吉。我憎恶蜘蛛，更因为它把这套把戏教给了人类，于是产生了人类的一批“蜘蛛”们！我曾推想，这一定是造物主的一大失误，不然怎么会产生出这么一个丑恶的大家族？世界上消灭了蜘蛛们，绝不会使生态失去平衡吧！

谈蜘蛛

若白



刊头设计 董凤山

本版编辑 杨乾坤

红烛悲欢

祁念曾

一年一度教师节，我望着这张醒目的日历，回顾多年来的执教生涯，心潮起伏，思绪万千，不知是喜是忧，是悲是欢？

人们总爱把教师比作红烛，红烛最大的特点是燃烧，是发光。当夜幕沉沉、一片漆黑之时，红烛以她明亮的光焰，指引人们生活的道路。尽管她的生命是那样短暂，但她以燃烧始，以献身终，为了给人类带来光明，那怕化成灰烬也在所不惜！高尔基说过：“生活的方式只有两种，就是腐烂和燃烧。”这种燃烧的生活方式，大概是我热爱这个职业的主要原因吧！

有人说：“教育是太阳底下最神圣的职业。”当我走上讲台，望着一双双渴求知识的眼眸，心中便涌出智慧的清泉，去滋润一片片干涸的土地。当我伏案灯下，批改出学生一篇篇闪烁着真知灼见的作文，不禁兴奋得拍案而起，反复吟诵。当我看到同学们辛勤劳动的成果变成铅字，得到社会的承认，心底便涌起一阵喜悦之情。当我看到一批批毕业生奔赴祖国的五湖四海，更感到一种收获的幸福。我的心血毕竟没有白费。它化成工厂的炉火，田野的麦浪，北国钢城的旋律，南疆前线的凯歌，汇成国庆之夜天安门广场璀璨的礼花！

然而，红烛在燃烧之时，也在一点一滴地落泪。这泪水不仅由于待遇的低劣、住房的紧张、工作为繁忙、条件的艰苦，更主要的是缺乏人们的理解和社会的尊重。在一些高高在上的达官贵人眼中，我们不过是一伙任人摆布的教书匠；在一些腰缠万贯的富翁们眼里，我们不过是一批咳嗽喘喘的穷困户；在一些为非作歹的不法之徒眼里，我们不过是一群可以随意宰割的羔羊；在一帮凡夫俗子的眼里，我们不过是一些有知识的傻瓜！当我们辛辛苦苦地做出一点成绩，常被某些嫉妒妒忌的白衣秀士和开店的“武大郎”们攻击得一无是处，给圣洁的教坛泼上一盆盆污水。我多年的心血和汗水竟被别人的两片嘴唇、一根舌头搅得面目全非。有时我想，我们是不是生活得太累了？这种理想主义的生活方式是不是有些得不偿失？难怪，红烛流泪了！

红烛，可以燃烧，也可以熄灭。要燃烧，需要的是氧气而不是冷风；需要的是理解，而不是嘲弄；需要的是肝胆相照的支援，而不是阳奉阴违的攻击。在教师节来临之际，我只能含泪呼喊，救救红烛！

毋忘师恩（篆刻）
武世生刻

黄河颂

刘隆有

禹导天上水，九曲生九州。
依山日有尽，入海不息流。
润土更圣笔，还唱诵仙喉。
华夏英雄气，浩荡注千秋！

